



张琼 摄

“阿姨，你怕我吗？”电梯角落里，穿着“拖地”防护服的女孩轻声问我。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透过模糊的防护面罩，我看着女孩，目光坚定地对她摇了摇头。

这是我疫情期间我送一个新冠肺炎初筛阳性的五年级女孩去隔离时发生的一幕。那天，接到上级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要送一位阳性患者去隔离，作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对于辖区每一位感染人员信息我是了如指掌的。当天要送的这个女孩的父母在外打工，她和弟弟跟着奶奶生活。根据推送信息，我赶紧和对方联系，同时收拾好防护服、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直奔她家而去。

初春四月的小区，紫嫣嫣的花儿悄然绽放。在充满不确定的日子里，花还在看着

当我成家立业之后，才真正离开家乡，平添了许多乡愁。乡愁到底是什么也说不清，淡淡的伤感伴着浓浓的思念，一幕幕清晰的场景却能模糊你我的双眼……

或许，乡愁就是老家那一排排的泥巴墙、石灰面、黑砖瓦的土房子，因为那里载有我们的童年，满屋子的温暖。一到夏天，阳光顺着屋檐檐缝射进来，三三两两的小伙伴拿着拆来的碎玻璃片对着刺眼强光，各自挑着角度反光到其他人的脸上，然后得意地咯咯笑。那时候自然不知道什么反射、折射之类的原理。我们将此作为一种游戏，算不上高科技，却远比现在眼花缭乱的游戏机有趣得多。我们一大一小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喜欢玩这个，每年都玩，从小玩到大，乐此不疲。

到了冬天的时候，一大家子围着火塘吃着火锅，聊着天，再冷的雪天都感觉不到冷。尤其是盼望着家里来年纪大的，会讲故事的客人。一群小伙伴围坐在火塘边，缠着长辈们给我们讲故事，战争片、传奇片或者是灵异故事，胆大的小伙伴竖着耳朵听，胆小的孩子紧紧握着火钳，佯装添着木柴，企图用旺旺的火苗赶走心中的胆寒。简简单单的几间房屋，现在已有些破旧和损毁，望上一眼，记忆回去很多年，青春却已不再。

或许，乡愁是父母的唠叨声和兄弟姐妹间的吵架声，因为那是最亲近、最美妙的声音，扎耳却动听。孩提时，总免不了受爸妈

一进入冬季，大别山的风就像刀子一样。先是把坡地上的草给割了，把树上的叶子给剪了，还一声声地在沟洼里吼叫着、游荡着。从山脚，到山谷再到山头，摧枯拉朽一般，不近人情，把好端端的画儿一般的大美山川，裁剪成一幅近于沧桑的水墨素颜。

连日的阴雨，气温骤降。远在南京的李军瞳、丁洁两位爱心女士惦记着深处金寨县汤汇镇金汇学校的孩子们。李军瞳女士为这个学校的留守儿童准备了107件近万元的衣服。众善公益协会工作人员11点钟来到金寨动车站，接上两位爱心妈妈——南京华侨基金会、颍川公益协会的丁军瞳会长，南京利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丁洁女士，马不停蹄地赶往金寨县汤汇镇金汇学校。

阳光暖暖地照在大别山的千山万壑里，照着红瓦白墙农村新居，山村上空



姚文玉 摄

房屋装修时，与邻居协商好，在两户建筑之间预留一小块空地，不硬化。我家的那一块地早已有了安排。剔除碎砖烂瓦，捡去水泥碎块，用铁锹挖整两块菜畦，准备栽种青椒茄子。行动刚开始，一则消息像一瓢凉水将我从头淋到脚，说这儿不适合种这些，高温、窝风、无露水，邻居有过这样的教训，长秧不结果。家人反对，说我能徒劳无功。我却不信，凡事只可亲力亲为，才能令己无怨无悔。我从集市买来青椒茄子秧，翻土破碎，锄沟晾晒施底肥，然后，蒙上一层薄膜。傍

# “你怕我吗？”

严敏

“把书包给我。”一直没有讲话的女孩突然对奶奶喊道。奶奶赶紧回屋拎出她的书包，我大步过去接了过来。好沉，大概有二十多斤。女孩默默把书包从我手上拿走放在行李箱上。电梯里，女孩离我远远地站在角落里，眼神充满了无助与忐忑。她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女儿比这个女孩小两岁，但个子比她高。虽然因工作需要，把她送到奶奶家已经二十多天没见到，但至少她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如果眼前的女孩是我的女儿，孤零零的一个人去隔离治疗，没有亲人在身边，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潜在的危险，她该有多么恐惧和害怕啊！对生命的敬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深刻过。疫情下风风雨雨和点点滴滴，犹如一把无形的刻刀，源源不断地刻出爱的模样，然后，持续而寂静地，渗透出生活的本质，渗透出一位母亲最深情的爱。

“你带这么多书，每天不要学习太晚，要多休息，只要恢复健康，很快就能回来上学了。”我想和她说说，分散我的思绪，也分散她的不安。

女孩望着我若有所思但默不作声。“阿姨。”过了一会，她轻轻喊了我一声。

# 乡愁

陈晓翠

的约束，整天都有两张嘴在脸上，一会叮嘱不能到处乱跑，一会叮嘱不能同小伙伴打闹。于是，总是盼着快快长大，然后上学、参加工作，离开家里，自己挣钱，逃离父母的管束。中学开始便是住校生，也算离开家到外地上学了，却还是摆脱不了父母的唠叨声，不仅打电话唠叨，还托人带信唠叨。

对于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的大家庭来说，吵架、打架这样动不动手是常有的事情，每个孩子好像天生就具备吵架的本领，稍有不如意就会吵起来，吃的东西分少了，家务活干多了，讲话讲重了……都能成为兄弟姐妹之间吵架的导火线。如今的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得很好，尤其是我和小妹之间，小妹嫁到外省，我们见面机会很少，多是以电话沟通。有时候想到她一个人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在老家一边陪读一边干临时工，妹夫一人在外地挣钱养家，我也有心无力，心里便不是滋味。从那么小的孩子到已为人父母，这么多年过去了，爸妈如今都近七十

# 美丽妈妈有远亲

沈卫东

飘着一层薄薄的雾。众善公益协会会长袁贤如与李军瞳说：人与人的相识是讲缘分的，做公益也是如此。三年前，因为善缘认识了您，那时候还没有成立众善公益协会，是您带着我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第一次是到马鬃岭脚下最贫困、最偏远的花石花石小学，为那里的贫困儿童捐赠了价值3万余元的服装和电脑。前年和丁洁去了槐树湾乡的一所学校，为孩子们捐助了价值3万元的服装和书包。你们这是第八次来到金寨了吧！话语中表露出对两位

爱心妈妈的无限感激和敬佩。下午1点钟一行人来到汤汇镇金汇学校。这也是李军瞳女士第四次来到这所学校。车一停稳，李军瞳和丁洁两位女士急切地要求老师带她们去看望“女儿”。说到这里，李军瞳得知山里学校缺少文艺活动器材时，从南京购买了价值10万元军鼓等乐器，又从金寨县城购买了1000元的水果，和孩子们一起欢度“六一”。这时结识了张雨萱。张雨萱自幼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是爷

# 菜园小记

黄国和

再次击败了那些经验主义者。这使我想到了苏轼查石钟山的故事。在得出科学结论后，苏轼笑郦元之简，笑李渤之陋。他告诉儿子苏迈，事不目见耳闻，不能主观臆断。

蒜苗长势喜人，从此，厨房里有了香材来源。香葱翠绿欲滴，它和青蒜一样，只需除草施肥，无公害，所以管理显得省心一些。对菜园的管理无非是浇一瓢水，拔一棵草，施一遭肥，拢一撮土的事，可在这轻松愉快中，菜园们被我爱着宠着。

有人说，夏日属于蜜桃樱桃水蜜桃，属于青瓜黄瓜哈密瓜季节，我要说它属于我菜园地里青椒茄子空心菜，豇豆莴菜西红柿。过了十月份，青椒和茄子就会走完自己的岁月，留下的只有和园主人交往的故事。

夏菜收完了，不留闲地，种白菜萝卜大蒜。我刚把菜畦整好，将蒜头掰瓣，正准备下地时，杂音又来了，陈蒜头不发苗。和春期说窝风地不结秧如出一辙。我偏不信邪，硬生生地把陈蒜头，整齐地排入菜畦，谁料，一个把星期后，每个蒜头顶部都冒出一个针尖绿芽，整整齐齐，像阅兵队伍，纵横成线。事实

# 人生不是一场比赛

李成林

人生自古难以两全，更不可能事事如意。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做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为了赢得别人，因为人生不是一场比赛。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越是要做好件事情，可能越是做不好。就像学生考试，如果下决心要在某次考试中考出好成绩，往往因为紧张而出错，成绩会低于自己该有的水平。当你放松心情，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对待某些事情的时候，反而能发挥出超常的智慧。

20世纪90年代，我在一个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作为一个农民，在当时已经是最大的“官”了。因为身份的局限，我没有更大的野心，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就行。1996年，当地政府实行综合改革试点，其中人事制度改革就是打破身份界限，按照先笔试后面试的程序，选拔一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我的一个教师同学想报名竞争一个行政职位，拉着我陪他一起参加考试。因为我没有这个打算，所以没有同意。后来经不住他的劝说，报名参加了一个职位的竞争。我虽然也认真学习了当时报名时发放的考试用书，但对考试结果一点也没有奢望，只是不想让自己的考试分数太低丢面子看了看书。因为和我竞争一个岗位的二十几个人，都是刚离开校门的年轻学生。我不仅没有上过大学，放下书本也有十几年来了。考试期间，我思维活跃，没有任何压力。考试一结束，我就回到村里，踏踏实实做自己的工作，把这件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后来，我意外接到通知，说我笔试入围。最后以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新的工作岗位，跳出了“农门”。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两个参加比赛的拳击手。上台前，一个在心里默念：我一定要打垮他，拿下这场比赛，赢得胜利，晋级下一场；另一个则在想：希望我们都不会受伤，他是一个优秀的同行，能和他进行比赛，一定会提高我的技术，让我获得一次进步的机会。最终第二个拳击手获得了胜利。

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更强、更优秀，但绝不是为了赢得别人、打败别人，而是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己，强大自己。有的人寻找各种资源为己所用，目的就是为了打败别人。人一旦有了输赢之心，就必然有胜负之意，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强大，反而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

人生是一场旅行，而不是一场比赛。我们需要铺满鲜花的风景，而不是荆棘丛生的藩篱。

为积极推进我市民众信访事项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及时有效化解，根据工作安排，将在全市开展“一委三长”联动大接访。现将接访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序号	县区	接访领导	接访和预约登记地址	预约电话	接访时间
1	霍邱县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郑刚，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宋从文，市检察院检察长唐保银，霍邱县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陪同接访	霍邱县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中心(霍邱县消防大队东100米，霍邱县粮食和物质储备中心院内)	0564-6068170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2	金寨县	县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	金寨县信访局联合接待中心(金寨县江环北路与政府路交汇处东南200米)	0564-7356032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3	霍山县	县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	霍山县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中心(霍山县霍山大道与纬三路交叉口西南200米)	0564-5021380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4	舒城县	县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	舒城县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中心(舒城县经济开发区纬一路中段，舒城县残联隔壁)	0564-2780269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5	金安区	区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分局局长，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局长	金安区信访局联合接待中心(六安市佛子岭路与安丰路交叉口西100米，金安区政府院内)	0564-3262293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6	裕安区	区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分局局长	裕安区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中心(裕安区平桥路与齐云西路交叉口东150米)	0564-3301662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7	叶集区	区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分局局长	叶集区信访局联合接待中心(叶集区民生路中段)	0564-6495314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 六安市“一委三长”联动接访公示

序号	县区	接访领导	接访和预约登记地址	预约电话	接访时间
1	霍邱县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郑刚，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宋从文，市检察院检察长唐保银，霍邱县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陪同接访	霍邱县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中心(霍邱县消防大队东100米，霍邱县粮食和物质储备中心院内)	0564-6068170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2	金寨县	县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	金寨县信访局联合接待中心(金寨县江环北路与政府路交汇处东南200米)	0564-7356032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3	霍山县	县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	霍山县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中心(霍山县霍山大道与纬三路交叉口西南200米)	0564-5021380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4	舒城县	县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	舒城县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中心(舒城县经济开发区纬一路中段，舒城县残联隔壁)	0564-2780269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5	金安区	区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分局局长，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局长	金安区信访局联合接待中心(六安市佛子岭路与安丰路交叉口西100米，金安区政府院内)	0564-3262293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6	裕安区	区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分局局长	裕安区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中心(裕安区平桥路与齐云西路交叉口东150米)	0564-3301662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7	叶集区	区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分局局长	叶集区信访局联合接待中心(叶集区民生路中段)	0564-6495314	2022年6月30日 14时30分-17时30分

“怎么了？”我看着她女孩。“你怕我吗？”她仰头看着我的眼睛问道。

她话音刚落，我的心猛地颤抖一下，眼泪刷地就流下来了。那一刻，我好想去抱抱她，想把她搂在怀里，告诉她，我不怕她，病毒也不可怕，所有人不会怕她，要隔离的只是病毒。

但是，我只能对她摇摇头：“不怕。”迫不得已的无奈让人揪心，但我相信疫情也会让孩子变得坚强。

疫情期间，我接触了好几位特殊情况的孩子。一次上门采集核酸时，遇到一户爷爷带着15岁的孙子和10岁孙女共同生活的家庭。老人暴躁异常，大叫着不做核酸，并粗暴地把我往门外推。这时，老人的孙子大叫一声：“别再疯了，我和妹妹要做核酸检测，我们要上学！”小女孩也流着眼泪躲在我后面，抽噎着告诉我，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居家隔离的爷爷脾气非常不好。我蹲下来，看着这个孤独、怯怯的孩子，伸手抚摸着她的胳膊，告诉她别怕，所有人都会关爱他们的。在快速完成兄妹俩的信息登记后我转身过去劝说他们的爷爷，医生也抓紧完成了两个孩子的核酸采集。临走时，我把手机号码抄写给哥哥，告诉他照顾好妹妹，遇到问题随时找我。

如今，疫情已经结束了，若干年后，当我们这一代的亲历者回忆这段过往，想从脑海里采掘出几块碎片作为自己人生的注脚时，这几个孩子的稚嫩脸庞和坚强模样，定然会从某个尘封角落里如潮水般倏忽间涌进心头，久久难以消散。

希望经历过疫情的孩子们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打磨，前行的路上永远是笃定的模样。

除了到小溪里玩，我们还喜欢到屋后的树林里去玩，树林里有阴凉，可以爬树、抓小鸟、摘野草、找野果子，这些我们都会干。喜欢穿梭在树林里，也不计较到底抓到什么，或者有没有摘到什么，从来不计得失，只觉得这一切多么的有趣。应该比现在的迪斯尼乐园还好玩吧。

又或许，乡愁是一道道美味和一粒粒特产，是邻居老大娘和老大爷相互搀扶的身影，一望无际的稻田和耕地，是门前那条缓缓流淌的溪流，是那远处绵延起伏的山脉。再或许，乡愁是那黑、白的、麻灰的羊群，是那一摇一晃的老鸭和老鸭，是那一头头抢食的大肥猪，是那庄稼人耕田、收割流汗的脊背……

爷、奶奶一手拉扯成长。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小雨童的父亲在工地上意外受伤，从此失去劳动能力。爱心妈妈得知小雨童的苦难遭遇，半年来经常打电话到学校，鼓励孩子好好学习，每年给1000元补贴在校期间的学习用品开支。

一进门“母女”就亲热地抱到了一起，思念和牵挂在这一刻倾吐。

丁洁在发放仪式上对孩子们说道：贫穷不是你们的过错，更不能成为心理上的负担。她向孩子们讲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励志故事，讲了金寨的张宗友如何奋发图强成为全国第一个被希望工程救助考取研究生的事例，鼓励孩子们勤奋学习，做金山雄鹰，飞得更高更远。

告别大山里的孩子，爱心人士们依依不舍。含泪相拥着汽车送行的孩子们承诺，等到春暖花开，我们再来看望你们。

一铲一掀，就可收获一棵棵头的白菜或叶儿四散的乌菜，抖抖积雪，喜滋滋地放入菜篮。

年有四季，日分三载。清晨，天地小清新，园地大欢喜。可看果蔬绿长，可听鸟鸣清唱。瓜果蔬菜卧着立着挂着，姿态不一，却绿色一致。那高起的青菜，平铺的绿，错落有致，生机盎然。看着从脚下铺开的绿地，仿佛身体里也铺展着绿毯。其时，露珠随风滚动在每个叶片上，晶莹剔透，自己也仿佛成了叶片上的一棵露珠，风吹随叶轻摇，但幻觉不深，青蛙叫声从池塘漫过来，又被一阵湿润的鸟声惊醒，方知已在菜地旁，零距离地接近它的芬芳。

临近中午，太阳从楼角斜照，菜地一半清翠，一半暗绿，菜蔬们一边开花，一边结果。受过露水润泽的绿叶黄花紫萼，意气风发，鲜艳欲滴。篱笆墙外的蔷薇不甘寂寞，探头相望，凑一份热闹，赠一丝热度。

傍晚，月色斜入园地，如轻烟笼罩，迷离轻薄。灯光像长出了绒毛，照向园地里，白炽中泛着绿光，繁星一明一暗，虫鸣时起时停。踱步园地边或小扇轻拍飞虫，或闲拍一张园地月朗照，心随意动，情牵园地生，顿觉浑身轻松。

这里是蔬菜乐园，果蔬们陆续收点着这只有几十平方米的菜地，有来有去，有生有死，有生长，也有凋亡。绿了，黄了；黄了，绿了，一茬又一茬。

从小，我就很怕黑，尤其是电闪雷鸣的夜晚。我盼着母亲把油灯点亮一些，黄晕的光里，我和妹妹依偎在母亲身边，一句话也不说。母亲说那时的我们很安静，像只受伤的鸟，不让母亲离开半步。

渐渐大了，还是不习惯走夜路，尤其害怕长长的巷子，幽深得没有尽头，这时，远处隐约的灯火就是一种奢侈了。

装修后的家，厚重的橡木地板，把落地灯点亮。柔和的光线漫过窗帘，一屋子暖暖的桔色，坐在地板上闲读《源氏物语》《简爱》或一本《浮生六记》，兰花的清香从玻璃杯里溢出，我要的清茶大抵如此。

偶尔想出门，最好是黄昏时分，去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找个寻常的路边小酒店，喝点店主自家酿的米酒，可惜酒量不济，否则在粗糙的灯光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也是极惬意的事情。还记得那次在云南，我们一行人围坐在低矮的木桌边吃土豆，纷乱的灯光，把老街照得陈旧而古老，我们都忘了自己是异乡人。

几年前去广州，琼陪了我一个星期，每天都是海鲜、西餐、麦当劳、璀璨的灯火里我们去逛百货、听音乐，可我觉得那里陌生而游离，自己像个游子。我告诉琼，我不习惯广州。在一个喧闹的城市，只是喜欢珠江边朦胧的路灯，江水微微荡漾着，清凉的风吹来，竟忘记了来时的路。

一直留恋海边的渔火，星星点点。记忆里小梅沙的沙子里是银色的，在月光下更是柔软、温情。把身体埋在沙子里，就可以遥遥望远的渔火，静听浪花的声响。

最喜欢的城市是南宁。那年我们半夜一点多到南宁，那是一个温婉秀丽的城市，街道两旁高大的榕树，枝桠与根茎紧紧连着，蓊郁而缠绵，如一对对情侣，亲密地低语。印象中的南宁，灯火芬芳洁净，像一个极安静的女子，美得不动声色。

总希望有一盏灯，一直亮到夜的深处，无论你走多远，永远在那静候着你，让你可以任性地面对黑夜，即便寒冷，也被遗忘，剩下的只有如兰的灯火，恬淡、安宁……

在合肥读书时曾写过一个小短篇：一个害羞的、不爱说话的女孩，在粗犷的乡村公路上，遇见一个男子，长长的黑发，戴着宽檐帽，背着一架沉重的相机，开着一辆越野车。偶然的相逢，两个同样孤独的人成为朋友。在车灯照耀的乡村公路上，他们谈论诗歌、爱情以及寻常的事情，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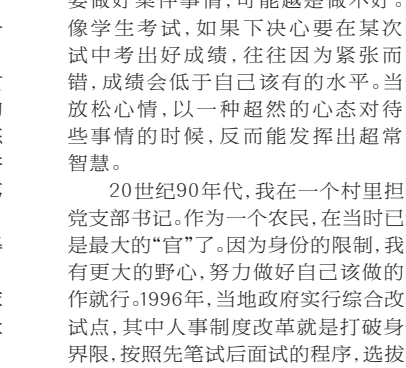
上铺的悄悄问我：是不是喜欢一个浪子一样的侠客？还追问为什么不写一个完美的团圆。我没有回答，其实结局是怎样的，我真的不知道，这世界有太多的未知，那盏车灯会亮多久，一刻还是一生，谁也不清楚！

傍晚，开始起风。雨打着樟树的叶子滴答滴答落下，街边的咖啡店放着迪克牛仔的老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深情缠绵，街道愈加清冷悠悠。抬头望去，小区里灯火次第亮起，我知道，那里有一盏灯为我亮着，年近八旬的母亲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坐在沙发上，等着我的脚步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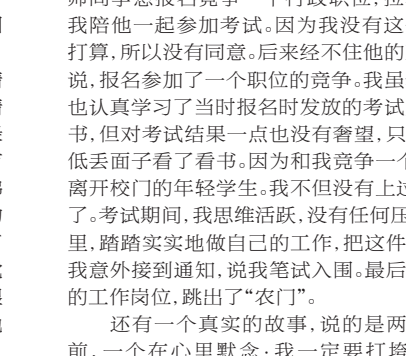
以重来……”深情缠绵，街道愈加清冷悠悠。抬头望去，小区里灯火次第亮起，我知道，那里有一盏灯为我亮着，年近八旬的母亲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坐在沙发上，等着我的脚步声……

# 夕阳佳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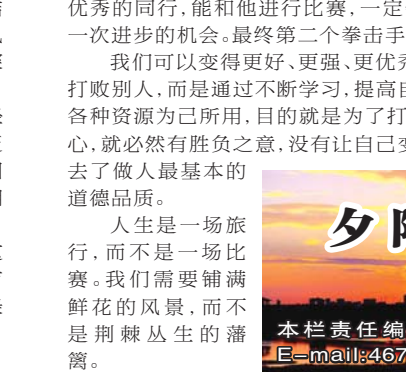
本栏责任编辑：宋金婷 E-mail:784542876@qq.com



本栏责任编辑：宋金婷 E-mail:784542876@qq.com



本栏责任编辑：宋金婷 E-mail:784542876@qq.com



本栏责任编辑：宋金婷 E-mail:784542876@qq.com



本栏责任编辑：宋金婷 E-mail:784542876@qq.com